

闽东人文

甘国宝留下的一则庭训——

居官廉慎 尽心报国 勿坠家声

甘潮柳

清代戍台名将甘国宝,1709年出生于屏南,他文武兼备,中武进士,一生戎马,两度戍台,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形象,被誉为“闽东之光”,列为福建历史文化名人,他的一些事迹至今让后人津津乐道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,甘国宝担任台湾挂印总兵两年后,因戍台有功,擢升驻地在厦门任福建水师提督。可就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,他被卷入那场轰动朝野的洋行“陋规案”,受到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降职处分。事情的起因是甘国宝的父亲去世,他急忙请假回家料理后事,接下来,还要准备守孝三年。而接替他的后任黄仕简,接手工作不久,就发现厦门进出各口船只,都得按不同名目缴交数量不等的款项,这显然与朝廷正

式税收有所区别。黄仕简邀功心切,向乾隆皇帝密奏,称“各衙门文武员弁每年能获陋规番银十多万圆,如总督每年一万圆,巡抚八千圆,将军六千圆……又水师中军参将衙门每年约有九千圆。”乾隆皇帝闻奏,龙颜大怒,因此案关系到地方官场的作风问题,当即派出钦差尚书舒赫德和侍郎袁口修,日夜星驰,前往福建查办,一定要彻底追究总督巡抚们贪污的真实性。这两名钦差大臣一到厦门,先将福建相关官员革职查审,又将闽浙总督杨廷璋从浙江传讯到厦门,让各方充分对证。一时间,各方供述纷繁复杂,钦差大臣在奏折中曾报:“陋规事情不止一件,不知从哪一件说起。”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,案情终于有了一些眉目。原来,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上级,在帮助助

买当地土特产(包括珍珠、人参、珊瑚等贵重物品)时,只按官价(即所谓的平价)出账,而各商船行户为了讨好地方官,在购买物品时,自然也垫付了官价以外差额,这样层层垫垫,上级官员实际所付的价格,其实不到原价的十分之三。还有,各商行为了行船方便,自动提供补助伙食和公务支用,各营汛的将弁自然也乐于收受。另外,商贩们出洋贸易,因为厂中所需的桅柁等大木必须从外洋采购,他们希望能尽快得到审批手续,借口说“战船是用于保卫海疆,防护商船出入大洋安全的”,所以也“乐于代购”。……及至审查到甘国宝,面对钦差,他如实相告,他说:我在任时,购买货物都是发官价交



屏南平讲戏《陋规案》剧照

给中军和标下将弁去置办,官价确实比市价少,他们将中军处汇存的陋规银两拿来添补不足的物价,也是有的。记得我刚到任水师提督一月后,有中军参将前来报送这些款项,当时我曾查问缘由,他们说,向来都有船商给的补贴,每月多少不等,也不知起于何时,他们还说,历任都是这么做的。我也就因循守旧,没有想过要革除这项陋规。我身为提督大员,因循陋例,以为帮补公用并没有什么不妥,又为了节省费用,只发官价叫属员买办物件,导致他们用陋规银贴垫,如今想来,实在是与收受贿赂一样,我羞愧惶恐,实在有负天恩,罪无可赦。请求将我参革,从重治罪。以上这些情形,早在前朝就有发生,雍正皇帝也已发现端倪,曾下令劝止,但是,屡劝不止。这样沿袭下来,成了陈年陋规。陋规,鄙陋的规则,上不得台面的规矩,通常指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、乱收费等名目,本案所谓“陋规银”,是当时清代地方官员办公经费不足的补充,类似如今的一些“潜规则”,无形中减轻了国库开支,这在三百年前的封建朝廷,似乎也有合理之处。“厦门陋规案”经皇帝数次下旨彻查,经十多个多月的查究,定性为一种陋规。而对于“总督每年一万圆、巡抚每年八千圆”之说,只是捕风捉影,毫无实据,说明案中所涉人物包括甘国宝,并不是贪污受贿。乾隆皇帝终于表示满意,下发谕旨:“福建厦门洋行陋规一案,因系旧例相沿,是与婪索败检者不同。”因厦门陋规案,兵部上奏提议,拟将甘国宝革职,发往新疆效力赎罪。而此时西南战事正酣,朝廷正是用人之际,于是将甘国宝降

一级,由提督降为了总兵:“署云南开化镇总兵,加恩录用,以观后效。”相关官员也都相应处理,陋规案至此终于销案。“为官清廉”,这条准则,甘国宝一直在奉行,然而,要做到“廉”而且“慎”,并把它写成庭训,留给后人作为警戒,是在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。甘国宝事后深刻反思,写下“居官廉慎,尽心报国,勿坠家声”的庭训,以警示后人。“居官廉慎”,也就是说:为官不但要自身保持清廉,而且还要做到用人谨慎、对事谨慎,不能因循守旧,遇到不符清廉制度的事,即使自己没有涉及,参与贪贿,作为主官,也应当予以干预,以免污染官场的清廉制度。后来,台湾海盗猖獗,乾隆皇帝重新起用老将甘国宝任台湾总兵,这就是清史中为什么甘国宝第二次担任台湾总兵的原因。在台湾,甘国宝更加竭尽忠诚,整饬营伍,巧施计谋抓捕了斗六门盗匪董六,绥靖地方,以报效朝廷。他最后官至一品,68岁时逝于福建全省陆路提督任上。《甘公行状》中,他的儿子记叙道:“府君之歿,冠绅来吊者涕泣号咷,士叹于靡,民哭于市,竟勒丰碑以纪德。而六营十郡将裨兵吏目,且建祠尸祝焉……捐馆(古称人死为捐馆)日,囊不留一钱。古所谓廉而无余粟,库无余财,若府君者可不愧矣。”口袋里不留一文钱,粮仓里不剩一粒米,他用廉政爱民、鞠躬尽瘁的一生,阐释了“居官廉慎,尽心报国”的涵义。他的后人也不负厚望,历代贤人辈出,演绎了“尽心报国,勿坠家声”,为甘国宝文化的家学渊源补上浓重一笔,为弘扬中华好家风谱写辉煌的一页。



小琅群岛国宝公园举办“孝廉文化讲堂”(资料图片)

乡土文化

川中“盘诗”,一朵“耕读文化”的奇葩

汤细昌

“离别家乡岁月多,近来人事半消磨。”贺知章离乡时,看似内心已然平静,其实真正回乡心情也是激动的。当年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,可以回故乡了,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,何尝不是呢。每每回故乡,虽不及杜甫“喜欲狂”那般激动,但也是梦里故乡梦中往事。这次回乡,是专程拜访访该提提的盘诗师傅姑表哥。老人们都喜欢屋檐下晒太阳聊天,进村看到表哥也是如此。他一眼认出我来,拄着拐杖,拉着我的手要我坐在他旁边。他虽然84岁高龄,除了腿脚不灵便外,精气神还挺足。我开门见山:“你是小时候的盘诗师傅,你现在还盘诗吗?”他摇摇头说:“还跟谁盘呀?年轻人都不懂也不盘诗。没用了。”我说:“那我跟你盘吧。”师徒二人当着众人面盘起诗来……盘诗,是周宁民间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,好多村都有。但叫法不尽相同。有的村叫“盘童诗”,有的叫“盘填诗”。川中村就叫“盘诗”。“盘”就是“盘唱”,放牛娃、砍柴哥在山间地头休息时,用方言轮流对唱。据我父亲说,我祖父是清末秀才,回乡在祖屋开设学馆教书。他最推崇的就是“耕读传家”的祖训。主张读书人既要读圣贤书,也要学做农活;对那些没钱读私塾的放牛娃、砍柴哥,就按照唐韵律,把文字、历史人物、故事,编写成诗歌,让他们在山间地头休息时用方言盘唱。通过盘唱诗歌学文化,按现在的话说,就是寓教于乐。我祖父主张“盘诗”,用意很明显,就是倡导“耕读传家”。由于是祖父倡导的,我从小就爱上了“盘诗”。



川中古民居

《盘唐诗》曲谱

1=c<sup>5</sup>/<sub>4</sub>  
♩=80 欢快地

3 2 1 2 3 - | 2 3 2 3 1 - | 3 2 1 2 3 - | 2 1 6 5 - |

3 6 . 1 1 - | 1 6 6 1 | 2 2 3 2 1 2 - | 1 2 1 6 5 - |

压住对方嚣张气焰。我表哥还教我一首压台诗:如果对方也唱这首“铁珠和尚好拳头”诗,你就回他一首“丁字加火就是灯,擂台英雄来相争。天下英雄为第一,独吞少林四家僧。”据表哥介绍,当年雍正皇帝要消灭“反清复明”的泉州少林寺的铁珠、铁鞋、铁柄、铁板四个和尚,故意设擂台引诱泉州少林弟子来打擂台,企图乘机消灭少林四家僧,就发出“天下英雄为第一,独吞少林四家僧”的号令。但我不喜欢这首诗。从表哥教我这首诗之后,我从未用它打听过放牛个。我最喜欢盘唱三类有故事的诗。第一类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薛仁贵征西》等历史故事。“出字脱落两座山,刘备拿帖请先生。三请茅庐诸葛亮,三跪九叩请下山。”“四字写来四角亭,七岁孩儿是罗成。头戴银盔薛仁贵,马失污泥李元世。”小时候有一本《薛仁贵征西》的小人书,爱不释手,天天不厌其烦地翻看。薛仁贵身着白甲,头戴银盔,骑一匹白马,手持一杆方天画戟。这副装束模样,是我乃至同龄伙伴们都崇拜的神明,把薛仁贵和村头亭里的二郎神等同起来。路过亭子都要朝二郎神磕几个头。心里默念着:菩萨保佑我,长大成为一名像薛仁贵那样保家卫国的军人。第二类是神话故事:“出字脱落两座山,观音为佛普陀山。观音修行十八难,菜篮挑水上高山。”“一把白扇画洞桃,青蛇白蛇姐妹哥。青蛇手拿双把剑,白蛇手拿双把刀。”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是“画洞桃”。请教过我堂叔,他是我祖父的学生。他说,“画洞桃”是你祖父教的,取意“三月春雨润桃花”。现

在读来很有诗意,但在小孩子心里只对“青蛇白蛇姐妹哥”感兴趣。在川中的话语里,小姐和丫鬟之间也可以称兄道弟的,正符合小孩的平等心理。第三类自然是闽剧里的人物故事了。川中闽剧戏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很出名,在本村祠堂里经常演出《狸猫换太子》《八美楼》等经典闽剧。这些闽剧里的人物故事也成了“盘诗”里的内容。比如:“出字脱落两座山,仁宗皇帝真不堪,奶奶(母亲)白眼(眼睛)你不认,雷公调来换心肝。”表哥给我讲,宋朝李娘娘被刘皇后陷害,用剥皮狸猫调换李娘娘所生太子,李娘娘被打入冷宫,哭瞎了眼睛。后来太子当了仁宗皇帝,却不认他的亲娘。李娘娘找到包公,包公也拿仁宗皇帝没办法,就调来雷公换了仁宗皇帝的心肝。在不谙世事的孩童心里,对帝王家事不感兴趣,最感兴趣的是英雄打擂台。打擂台不仅有铁珠和尚这类英雄,也有女侠。闽剧《八美楼》就演八个美女比武打擂。“天字透头就是夫,八美打擂沈月姑。圣母师尊来托梦,男扮女装是你夫。”舞台上美女比武打擂着实好看,但在孩童心里也蒙上一层谜团:“可字加大就是奇,人间姻缘真稀奇。八美楼上沈月姑,一杯茶水泼下来。”闽剧《八美楼》讲的是蒋云闲逛八美楼,沈月姑无意中一杯茶水泼到蒋云身上,却成就了两个人的爱情。闽剧里经常有“一杯水”“一枚针”就能搞定姻缘的剧情。小时候虽然不信这等巧合,但朦胧中也有期待。这些小孩们都喜欢的诗,一学就会。但是大人们都会主动教给我们一些穷苦小孩苦学中状元之类的诗。还好也有故事,比如吕蒙正住破窑中状元之类,也背了一些,但在盘诗中却很少用到……一转眼,小学毕业,升入县城一中。放牛娃们,再见了。盘诗,再见了。但盘诗里的这些故事,却都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中,盘诗也成了乡愁的一个引力。然而真正理解“盘诗”价值的,还是上了大学之后。教古典文学的老教授教导我:所谓诗歌,就是写来唱的。即使到了唐代,诗也还是可以唱的。只是时代久远,诗的文字保留下来了,而声音和曲调却淹没在历史的河流中去了,实在可惜。但是教音韵学的教授则告诉我:福建方言是中原古韵与福建原住民族语言的融合,是古汉语的活化石。听了老教授的教导,自豪感油然而生:原来老家“盘诗”还是熊猫级的国宝呀。

从此有了一个心愿:退休后回故乡,把“盘诗”用文字记录下来,怕家乡年轻人不放心、不欣赏,把“盘诗”都扔了。先要把《盘诗曲谱》记下来,这很重要。我不懂乐理,就唱给同事听。经同事妙笔一挥,一首曲谱就出来了。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……”联想起古人唱吟《凉州词》的那种悲壮感,觉得《盘诗曲谱》与《凉州词》等古典曲谱相比,也毫不逊色。据堂叔说,我祖父传唐诗七言绝句时,也是用盘诗的曲调吟唱给门生听。正如音乐家孙玄龄教授所言,“唐诗写了就能唱,曲调就不会很复杂。从现存于民间口头的吟诗调里,能够找到唐人吟唱诗歌的连接点。”(孙玄龄《吟诗调小议——兼谈唐诗的一种歌唱方法》)顺着现存的吟诗调轨迹,也许能窥探唐代诗歌吟唱风貌。由此可以推测,盘诗的曲调应该是传承了唐诗的曲调。盘诗押韵也是按照七言绝句的要求,一、二、四句押方言平声韵。我所收集到的100多首盘诗,都押方言平声韵。其中大部分既符合普通话声韵,也符合《平水韵》。如:“一把白扇画芙蓉,芙蓉花开十八重。风吹不倒灵芝草,雨打无声万年松。”有三分之一左右符合《平水韵》的平声韵,但用普通话盘唱却不押韵。如:“可字三石(点)就是河,杨令公托梦杨令婆。杨家出杨八妹,八妹骑马跳过河。”这首诗里“河”和“婆”,按普通话,韵母分别是“e”和“o”,但在《平水韵》里却都是“五歌平声”。有学者就写了“e”和“o”是否押韵这个问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,洋洋洒洒写了2000多字,结论是,在古汉语里,“e”和“o”是通韵。如果这位学者也会用川中方言盘唱这首“盘诗”,他就知道,“河”和“婆”的韵母都是“o”,是“同韵”,而不是“通韵”。这可能就是音韵学教授所说的“福建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”的例证了吧。还有一部分诗,当用方言盘唱是押韵的,用《平水韵》衡量却不在一个韵部。如:“六字写来两只脚(方言读ka),师傅盘诗嘴也焦(口渴)。盘诗原是跳(玩耍)事,劳你拿凳又端茶。”“脚”“焦”“茶”在《平水韵》里都不同韵部,但方言里三个字的韵母都是“a”。开始我也百思不得其解,后来看到一篇《跟随南岛语族,追寻福建先民的足迹》的报道,说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南岛语系和福建方言都把“脚”叫“ka”,终于明白“脚”“焦”“茶”三个字的韵母都是“a”。至于为什么在《盘诗》里有一部分韵脚与《平水韵》不符,甚至有些是有音无字,则有待进一步探究。毋庸置疑的是:川中老祖宗遵循“耕读传家”的祖训,为从事耕作的子孙创作寓教于乐的“盘诗”,内容上,形式上超越了《童谣》玩耍游戏的稚气和《黄连歌》男女私情的俗气,传承了唐诗的典雅隽永的雅气,是一朵耕读文化的奇葩!